



徳川家康

21

〔目〕 山岡庄八 著

徳山人教

徳山五兵衛

南海出版公司



徳川家康

徳川家康の生涯と政治

德川家康

2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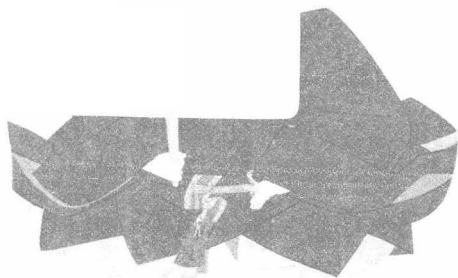
〔目〕

山岡庄八 著

李菁菁 译

策划 柏杨

南海出版公司 二〇〇九·海



目 录

一	谋生四条河	1
二	倚红拥翠	18
三	敢违天命	37
四	家康问道	47
五	筑城风波	71
六	借病施疑	86
七	良教良子	107
八	红毛“海盗”	126
九	南蛮野心	142
一〇	出航大洋	157

目 录

一一	祸端初显	172
一二	联名状	184
一三	密盒天机	199
一四	窗开三百年	215
一五	身后计	225
一六	血浓血薄	246
一七	大坂回心	257

一 谋生四条河

自庆长八年始，京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，百姓亦安居乐业。同九年举行丰国祭时，此种繁荣已有落地生根之势。至十年夏，人间似乎已成太平盛世，战乱恍若隔世。

德川秀忠入京，曾在一片繁华中激起些许微澜，不意最后反而彻底消除了百姓的不安。最初听说秀忠携十六万大军赴京就任将军之位，京坂各地百姓纷纷作好了逃难准备。后来，经过所司代板仓胜重及茶屋四郎次郎清次、本阿弥光悦和角仓与市等人积极游说奔走，才未发生大骚乱。不久，便举行了盛大的高台寺落成礼。

丰臣秀赖入京，因遭到上方大名和淀夫人反对而未果，对此，一些有心人曾隐隐感到担忧。然而，据说德川家康事后不但对此并未深究，反命六男忠辉代秀忠前往大坂城问病。待秀忠圆满主持了高台寺落成礼后，前往江户赴任，世人方才完全放下心来，深感天下大势已定。

庆长十年六月初四，秀忠出发前往京城。

当日，本阿弥光悦家中做了红豆饭，举家同庆。光悦在丰臣秀吉时曾心存不安，当日，他却召集亲朋好友。“只要有御所，海内便不会乱！”推杯换盏之际，他兴奋地

声称：“新京城诞生了！”

秀忠赴京二十多日后，高台院正式迁往高台寺。

京城内外，民风焕然一新。民心真正稳定下来的证据之一，是北野天满宫境内、四条河岸附近搭起了杂耍戏棚，虽值盛夏，依然观者云集。其中不仅有京城居民，还有各地前来觐见的使者，以及上京亲身体会太平盛世的外地游客。

一日，本阿弥光悦行至四条河畔的歌舞伎馆前，巧遇旧友角仓与市。

与市作为商家，已与同样年轻的茶屋齐名，他本人亦雄心万丈，一直在暗中寻找扩大交易的机会，计划再增加一艘朱印船。此日途经此地，乃是为了去游说专门负责幕府海外交易事宜的丰光寺承兑大师。

“在此处遇到先生，实乃晚生之幸。咱们到附近用些茶吧。”与市不由分说，把光悦拉到附近一家挂着苇帘的茶舍里。

“先生一直颇为关照茶屋先生，可也别忘了与市啊。晚生希望，无论如何再增加一艘朱印船。”与市道。

“明白，明白。此事我已向大御所禀报过了。”光悦道。

河面上吹来清凉的风，二人甫一落坐，光悦突然意识到，邻座那个客人，在哪里见过……此人头戴宗匠头巾，年纪五十左右，身形气派一望便知乃是武士。光悦一面听角仓与市说话，一面努力回忆。

“知道知道，你就放心吧，一定能批下来。”光悦继续敷衍着。突然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他重重拍膝道：“对，高山右近大夫！”

角仓与市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您说什么？”

“嘘——”光悦赶紧向与市使了个眼色，身子一转，背对苇帘。此时与市似也明白了些，小声道：“旁边那位是何人？”

“就是想把洋教立为日本国教、惹得已故太阁震怒的高山右近大夫。”

“哦？那位寄身于加贺前田门下的茶道师？”

“是啊。现已改名为等伯。在茶道方面造诣颇高，乃‘利休七哲’第一人。”

“噢，时隔多年，高山右近大夫又从加贺回到此处游玩？”

“嘘——”光悦再次止住与市，他听到，那个和高山右近坐在一处的武士提到了松平忠辉。

忠辉不久前曾代将军前往大坂城问病，京坂一时议论纷纷。然而引起光悦兴趣的倒并非此事，而是因为光悦的表妹阿幸嫁给了忠辉家老大久保长安为妾，但听说最近她已离开佐渡，到了京城。

“啊，这么说来，松平忠辉大人还真是器量非凡啊。”光悦凝神细听时，高山右近的声音如行云流水般清晰传来。唯经常练习歌谣，才会有这般好嗓子。

“我在大坂也听说了，家康公诸子中，松平大人的气

度丝毫不逊于结城秀康大人。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但大人的眉眼之间隐生反骨，您不认为有些意思吗？”那武士说罢，低声笑了。高山右近好像对此也颇有兴致。

“众多兄弟之中突然生出一个逆子，但还远远不止这些吧。”

“是啊。让我们旧教的敌人、英吉利人三浦按针一直待在家康公左右，甚是危险。不知何时，我们的人可能就被他用计赶出日本了。天主教信徒的不安并非没有道理。”

“嗯，如此说来，得让忠辉出头喽。”高山右近道。

角仓与市突然凑到光悦面前，悄声道：“旁边那武士乃是明石扫部大人。”

光悦不觉胸口狂跳。明石扫部主张立洋教为日本国教，甚至强迫领内的百姓信教。现在，他居然和曾激怒太阁的高山右近相会于四条河畔，这绝非偶然。明石扫部乃虔诚的洋教徒，一直伺机让淀夫人和秀赖也信教，也许右近大夫正是扫部特意从加贺叫来。这样一想，光悦觉得，对那二人的话绝不可掉以轻心。

“是啊，忠辉……”高山右近并未察觉本阿弥光悦正全神贯注听他们谈话，又低声道，“他如今拥有信浓？”

“是。眼下在川中岛，不过大多时日都在江户，不在领内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就无能接近他的法子？”

“目前还说不好，不过应可找到门路。天下岂有绝人之路？”

“唔，和他关系最亲密的大名乃是何人？”

“他岳父伊达政宗大人。”

“哦，伊达的女儿……”

“媒人还是和您甚熟的今井宗薰先生呢。”

高山右近沉吟道：“这么说，在江户建了施药院的索德罗，终于和伊达大人牵上线了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好在伊达之女，亦即忠辉之妻，和我们一样都是信徒，也算我们的同道。”高山右近道。

本阿弥光悦突感嗓子发干，忙喝了口茶。“意外之风带来的凉意，很容易让人昏昏欲睡。”他暗示角仓与市应戒备。

大致了解邻座之言后，便会识到其中意义非比寻常。这二人是认为，因为忠辉之妻乃旧教信徒，便可利用她煽动忠辉，同时拥护忠辉的岳父伊达政宗，以谋求旧教——葡国的耶稣派、班国的弗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加派之平安。不用说，他们如此策谋，直接原因在于家康的亲信兼西洋老师三浦按针乃是英吉利人。英吉利和尼德兰作为欧罗巴新兴势力，近年来不断扩张国力，到处与葡国、班国竞争。它们的船只但凡在海上相遇，必会战火四溅，故多有军舰护航。因此，光悦看到高山右近密会明石扫部时大吃一惊，并非毫无缘由。

“听说，索德罗不但在江户建了施药院，”扫部道，“还献给政宗一个洋女。”

“那无甚大不了。”生性正直的右近对扫部的话颇不以为然。

扫部佯作未闻：“政宗勉强收下了，但那女人竟在府里生了病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于是，半夜三更把施药院的布鲁基利昂叫去，索德罗也随之进了伊达府，见到了政宗。这便是他的手段。”

高山右近沉默着。

光悦虽和右近信奉的教派不同，然而也是日莲信徒，同样为人正直，因此他完全明白右近为何沉默。虽然事关重大，但索德罗把为救济贫民而建的施药院的女看护都献了出去，还让她装病，以和政宗建立联系，这种策谋乃是对真正信徒的侮辱。

“然后，索德罗请政宗帮忙，另寻他路。”扫部续道。

“何路？”

“看能否有人，让索德罗见到松平忠辉。”

“政宗或是忠辉家老大久保长安都行啊。”

“不过那二人都已回绝了。”

“回绝了？”

“是。大久保长安说，他自己倒可见索德罗，可忠辉年纪尚幼，不宜为其引见。伊达大人则以不能强迫女婿信教为由拒绝了。”

“唔，他们都看透了索德罗不好对付。”

“但我们若袖手旁观，按针把英吉利船队唤了来，后悔便来不及了。”

“且等，扫部大人。我不明白，那索德罗到底想干什么？他为何要面见忠辉？”

“当然是想把英吉利人的海盗本性给松平大人讲清楚。”

“但忠辉不过是信浓大名，并非手握重柄啊。”

扫部接着说出一句话，让光悦大吃一惊。

“等伯先生，我方才说过，忠辉生有反骨，有意凌驾于新将军之上。”

“您确实这般说过。”

“让他和大坂联手，万一有事，就从班国调来军舰，我们好不容易站稳脚跟，不能前功尽弃。”

“难道要让忠辉谋反？”

“嘘——有了这种准备……有了这种准备，心里就踏实了。大御所已经老朽了。”

高山右近似乎颇为吃惊，许久没有应声。

没想到事情如此可怕。本阿弥光悦忙站起身，拉拉角仓与市的衣袖。高山右近必也未想到，才疏于防范。此时他若关注周遭，定会发现光悦和与市在旁。

“对了。我们去看看歌舞伎，人都说不错。许久未去了。老板，茶钱放这儿了。”

二人慌忙走下河岸，胸口还在扑通扑通直跳。本以为

天下已然太平，可以安心了，不料仍有骚乱之源。而且，这源头与最让光悦担心的“粗野大名”完全不同。

光悦急急在前面走，来到土堤旁的茶舍前，轻轻揉揉胸口，坐了下来，“角仓先生，刚才那些话你都听到了？”

然而角仓与市并不似光悦那般吃惊，“听到了。白日做梦的东西！”

“虽说是白日做梦，但可不能掉以轻心。”

“哈哈！”与市笑起来，似觉光悦的话很是奇怪，“我们势亦不弱。即便是班国葡国的大军压境，也无甚好担心的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我们不但有船夫，还有水军。除此之外，欧罗巴正被两派势力分裂。我替日本国感到高兴呢。”

“唔？”

“只有信旧教者和信新教者联手打过来，那才堪忧。”

光悦不答。年轻人总是乐观，虽说并非毫无道理，但光悦心中仍觉恐惧。

天下初定之时，秀吉公想出兵大明国。当时，光悦只觉眼前一片黑暗，甚至僭越身份，坚决表示反对。最后的结果正如他所预料，征朝只是在秀吉公生涯留下苦闷和失败的烙印。之后，家康公率众人走向太平。然而不安于现状的人，依然潜藏各地……

“角仓先生！那些人如此猖獗，我岂能袖手旁观？”光悦的声音异常激昂。

角仓与市似不明光悦的不安，安慰他的心情更甚，“那种妄想，根本不值先生担心。万不得已时，我们还能向英吉利和尼德兰求助，反正他们总是在大洋上你争我夺。”

“那是权宜之计。没有比战事罪孽更深重者。即便是英吉利和班国打仗，我们也要劝和，此乃为人之责。”

“哈哈，先生乃是批评晚生。”与市笑着挠了挠鬓角，立刻把话题转到了朱印船上。

欧罗巴的旧教国和新教国连年交战，已经打到了南洋海上。因此，与市极力主张日本应尽量增加船只和他们抗衡，绝不能落后。光悦并非反对与市和茶屋四郎次郎等年轻后生的意见，但令他难以心安的，是倘若再发生一向宗那种暴动，新旧两教势不两立，该如何是好？若日本再次分裂，定会形成大坂和江户分庭抗礼的局面，众多浪人必定蠢蠢欲动。斯时，可就苦了天下苍生。

光悦在河边和与市道别后，一路无知无觉，回到家中。他脑中一边想着日莲上人，一边琢磨《法华经》有无与眼下心情相符的句子。

“回来啦。脸色怎的不好？”妙秀提着水桶站在家门口，担心地问道。

“母亲，这么热的天，您还要劳作？”

“正因天热，才要洒水。小心踩一脚泥。”妙秀看去心情不错，她抬起下巴指指屋内，微微笑道，“进去吧，你最讨厌的客人已等你半日了。”

光悦还没醒过来——此事绝不可置之不理，应提醒众人防患于未然。

依然无风，房里却很是凉快。光悦走到内室门口时，惊讶地站住了。房里，一个女人面朝外正宽衣带，看到光悦，她慌忙扭过身，饱满紧致的身体像卖弄似的隐约可见。

“呀，吓了我一跳。进来也不响一声！”

女人正是从佐渡来到京城的阿幸。她像刚刚冲过凉。

“你终是回来了。”光悦忙移开视线，心生恼意。他向她微侧过身子，道：“向大久保大人告假了吗？”

阿幸像小女孩一样笑了起来，“呵呵，别站在那儿，赶紧进来啊。这里可是表哥的家啊。”

“何时从佐渡出发的？”

“这是秘密，不能说。但我非告假而来，放心吧。”

“你这身打扮，简直像那些不正经的女人或歌舞伎艺人。”光悦说着，背对门口脱下鞋，走进房中。

此时阿幸也已系上衣带，斜斜坐着，膝上摊开一把折扇。“表兄，您未在京城见到大久保长安吗？”

“你是和他一起来的？”

“不。我想让他吃一惊，才偷偷来的。”

“那大久保大人来没来京城？”光悦忙问，他心中仍惦念高山右近和明石扫部的密谋，“阿幸，大久保大人上次未和松平忠辉大人一起来，是有要事耽误了？”

“那时他在伊豆的金山，四月末才离开佐渡。”

“阿幸！”

“怎的了？样子这般可怕。”

“大久保大人对你……他喜欢你吗？”

“您猜呢？”

“看你一脸喜色，和大久保大人一定合得来。”

“那就别做出那种可怕的样子。”阿幸将扇子抵在丰满的胸前，扑哧一笑。

“笑什么？对了，你从大久保大人口中，有未听过关于伊达陆奥守或索德罗之事？”

“呵呵，您这么一说，我还真听过他们二人的趣事呢。”

“听说过？都是什么事？”光悦急急追问，随后又有些尴尬，“你听到的，都只是他随口说的？”

“嘿，看来那些话已经传到了京城。”

“哪些话？”

“伊达把洋女人推给长安的事。”

“伊达？洋女人？”

“听说长安断然拒绝了。呵呵，洋女人很难对付。伊达大人也说过，索德罗献上的女人不好驾驭。没想到表兄对这种事也颇感兴趣。若想要洋女人，我可以帮您搭桥。”阿幸说得一本正经，戏弄着光悦。

生性严谨的光悦简直想给她一巴掌，忍了一忍，终没出手，眼下她终究是大久保长安侧室。

“呵呵。”阿幸又笑了。许是因为好久未回京城，她感到甚是快意。“天下大名中，只有伊达收了西洋女人为妾，故最近世人都管好色之人叫‘伊达’。”

“你听到的就这些？”

“这些奇闻轶事在其他地方可听不到。那个女人未得宠，就立刻生了病，深更半夜遣了下人去浅草的施药院叫洋大夫。大概日本的药治不了西洋女人的病。”

“这些都是长安说的？”

“怎么不是？大人对我言无不尽。伊达应付不了洋女人，还想推给长安呢。”

光悦有些迷惑。通过阿幸的话，他能揣测索德罗接近政宗的意图。然而，连秀吉公都不敢掉以轻心的伊达政宗，为何会从索德罗处接受那个女人？

“人们都说，是伊达提出要求。对了，听说伊达向那个女人要面包。哦，不对，是为了面包才要那个女人。有这样的谣传。”

“面包？是什么人？”

“不是人名。是一种烤好后很久亦不会腐烂的食粮，打仗或狩猎时可用作干粮。”

“这么说，他为了面包，就收下了那女人？”

“那女人大概知道面包的制法。总之，长安说伊达乃是多欲之人。”

光悦正是对“欲”感到忧心。无论角仓与市还是茶屋四郎次郎，都年轻而多欲。年轻固然令人心如朝阳，然也容易使人落入圈套。索德罗尚可对付。但若根据对方是否容易对付便来定计，就显得有些不慎了。

“阿幸。”